



□刘希

蜜月旅行,导游把他们带到庙门 前,说,这里的签很灵,抽一支吧。

她有些犹豫,那落下来的一张 草纸,可信吗?可是他却兴高采烈 地说,去吧,试试,看老天爷会给我 们打多少分。她经不住他的央求,

是一支下下签。解签的老和尚 说,以后她老公会很强势,她什么事 都得依着他,生了孩子后她就是家里 的仆人,一生操劳也掌控不了家中大

他窃笑,你看我像那样的人吗? 可她却渐渐变了脸色。

回到家,她跟母亲说起这事,母 亲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本来不太 信的她,竟然坚决地信了。她郑重地 跟他摊牌:从现在起,家里的大小事 情都得经过我的同意,还有,发了工 资要马上交给我……

他有些不情愿,说,有这必要 吗?她斩钉截铁地答,有必要,非常 有必要!她在心里暗暗发誓,我要好 好管这个家,让他看看!

她开始过起了斤斤计较、分分 算计的日子。有时候,为了几毛钱, 她会和小贩耗上半天;去超市买包 洗衣粉,她也会拉着他跑好几家,价 钱比了又比。她觉得无聊的日子, 却因这分细致而充实起来。久了, 她甚至喜欢这样的感觉,每当家庭 账本上的结余变多时,她便喜滋滋 地拿给他看:还是你老婆厉害吧? 看,我多会管钱!

这时,他总会嗤之以鼻,说,有什 么厉害,下个月支出再少一点看看。

她于是又开始了奋斗,将节俭和 挣钱进行到底。她原来是一个多么 爱漂亮的女子啊,为了省钱,她不在 网上淘宝了,不去逛街了,她甚至还 开了一家网店,起名"精明主妇的依 依不舍"。空闲的时候,她跟他说: "老公,我们去给招聘会发传单吧? 那样,你既可以看美女,我们又可以 挣一天的生活费,一举两得。'

他跟着她去了,站在喧嚣的街 头,他看着老婆那专注的样子,他 的眼泪几乎要涌出来。要知道,她 曾经是把面子看得很重的人,现在 却在分发那些她以前嗤之以鼻的

她不知道,那支下下签,是他求 了老和尚故意安排的。原来,她和前 夫离婚后,一度对生活和爱情失去信 心,长期沉浸在旧痛里,以疯狂购物 来发泄心底的失落,即便这样,也没 使她心底的阴霾消失。他知道,只有 让她真正融入生活,才能拥有真正的 快乐。

看见站在阳光里的她,满脸是对 生活的憧憬,他的心暖暖的,像照进 了九月的阳光。



## 惑 诱

□张颢

她已经换了三套衣服,仍 然拿不定主意,晚上约会时,到 底穿什么才合适。

盯着散在床上的裙衫,她有 点儿失神,扭头看了看镜里的自 己,三十六岁的女人,肤如凝脂, 身材曼妙,算得上性感佳人。

手机响了,是短信。"我已经 到了。静候!"来不及犹豫了,她 从散乱的衣服里拣出一条真丝连 衣裙套在身上,把其他的重新收 讲衣橱。

站在书房门口,她盯着丈 夫趴在电脑前的背影。她说, 我有个应酬。她丈夫嗯了-声。她又说,我回得可能有点 晚。她丈夫又嗯了一声。她等 了半分钟,但除了网络游戏的 声音,她没有听到其他回应。

坐在出租车里,往他静候 的地方去。初夏的风拂在脸 上,也拂动了她内心的不坚 定。今晚的约会,她不知道会 发生些什么,但似乎又能肯定 会发生些什么。

三个月前,在朋友的聚会 上,她认识了他,市里有名的外 科主治医师。她的生活中没有 从事这一职业的朋友,她固执 地以为,从事这个职业的人过 于冷峻和严肃。可他的出现, 颠覆了她固执的想法。如果没 人介绍,她肯定会以为他是一 名健身教练或者舞蹈老师。-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如果不是 从事这两种职业,怎能塑造出 那样的身材?他贴身的T恤下 隐约可见结实的胸肌,这让她



有些心慌意乱。

他盯着她,她看见他眼里 跳动的火焰。他对她说,我一 直以为漂亮女人是被别人写进 诗里的,没想到写诗的女人竟 然也如此漂亮。他又说,我救 治人的身体,你净化人的灵魂, 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

他的赞美和幽默让她怦然 心动。聚会结束,他握着她的 手告别,意味深长地说,我不想 当你的医生,我只想成为你的 病人。她感受着那只手的力 度,突然觉得,经常握在这只手 上的,不是手术刀,而是打磨艺 术品的雕刻刀。

服务生领她敲开雅间的 门。看见他期待的样子,她很 满足。他点的都是她爱吃的 菜。他先为她盛上一碗乌鸡红 枣汤,她低头把汤慢慢地喝 下。相识以来,他的这分细致 一直吸引着她,就像这碗滋润 每一个细胞每一寸肌肤的汤。 两周前,她的父亲要做静脉曲 张手术,虽然只是小手术,但手 术前后的一切手续绝对不简 单。幸亏有他,不仅省下她很 多精力,而且医护人员的服务 也格外主动周到些。

他的手机响了。他偏过 头接电话。她听见对方是女

声。"放心,宝贝,明天早上就 汇款。"他挂掉电话说,是我女 儿,看中一款新手机,花钱的 时候就想到我这当爸的了。 她知道他有一个在外省读大 学的女儿,能听出他语气中的

他突然抓住她的手说:"我 去对面宾馆订一间房,行吗?"他 盯着她,她感到脸上发烫,心里 也发烫,垂下眼帘,不敢出声。

这时,他的电话又响了。 他偏过头接电话。她听见对方 仍然是女声。"我现在就去买, 晚一点儿再带回来,最迟两个 小时吧。"他挂掉电话说,是我 老婆,要吃巧克力蛋挞,没办 法,任性起来跟我女儿差不 多。她轻轻咬了一下嘴唇。他 拍拍她的头,说,辛苦你多坐一 会,半小时内给你电话。他起 身推门离开。

她望向窗外。天已经暗下 来,街对面的宾馆亮起了霓虹灯。

盯着桌上的残羹剩饭,她 诧异,自己怎么会在这儿?刚 才发生的一切是不是一场梦? 她感觉自己坐了很久。

她看了一下手机,他离开 仅仅五分钟。她相信如果一直 等下去,他一定会回来。她关 掉手机,放进手袋,起身整了整 真丝连衣裙。当她快走出餐厅 时,服务生匆匆追上来说:"小 姐,您还没有埋单。"

走在夜色里,她感觉累极 了。她把用餐发票一点点撕 碎,撒在风里。



## □顾景江

张一刀在市场卖肉有些年头了,可他还是看走眼了,收摊时发 现了一张百元假币。

他犹豫了好一阵子,蹭到田寡妇开的小卖店。掏出那张百元 假币,他的心里开始打鼓,像团乱麻。"田嫂,我……我买包烟。"田 寡妇堆着笑脸,说:"大兄弟,拿去抽吧!"张一刀说:"那可不行, 你也是小本生意。"争了一会儿,田寡妇说:"要不我给你记着,等 我割肉时顶了,成吗?"张一刀没咒念了,只好退出小卖店。

张一刀像丢了魂儿似的在街上溜达,一串银铃般的叫卖声把 他粘住了。原来是一个卖鲜花的小女孩,脆生生地拖着奶腔招揽 生意。他凑近小女孩,问:"我买一束花,多少钱?"小女孩笑着说: "叔叔,这是最后一束了,不要钱。我每天卖的最后一束花要送给 我的幸运顾客。"说完,小女孩步履轻盈地走了。

张一刀仿佛掉进了井里,没路了。

很快天就黑了。一束灯光射到张一刀脸上,他一激灵,来了主 意:打一趟出租车不就把那张钱糊弄出去啦?

张一刀钻进车里,胡乱报了一个地名,出租车就启动了。车子 拐了几个弯停下,张一刀飞快地递过那张攥得湿漉漉的假币。司机 借助仪表盘上微弱的灯光看了看,顺手将钱揣进兜里,随后找给他 90块钱。车子消失在夜幕中,张一刀心里一阵轻松。他又打了一辆 出租车,屁颠屁颠地回家了。

第二天一大早,居委会主任来了,给他丢下一个布包,哼了一下 鼻子就走了。张一刀急忙打开布包,见是一个油渍渍的帆布围裙。 这是他卖肉时用的,他立刻明白了,连忙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检 疫证明、身份证……还有头天卖肉的钱。他急忙清点,那张假币也 在其中,只见假币正面写着一行小字:以后别把心丢了!



## 掉了一颗牙

□陈勇

阿芳生了孩子后,就把她的老母亲从乡下接过来帮忙看

一天,阿芳给儿子喂鸡蛋羹,儿子一张嘴,一点银白从他 红红嫩嫩的牙床中冒了出来,阿芳一阵激动:"妈,快来看! 宝宝长牙了!"阿芳叫了半天却没有动静,她一扭头,见母亲 正盯着手里的馒头发呆。

阿芳冲母亲嚷道:"你在看什么?"母亲低声说:"掉了一 颗牙。"

阿芳探过头去,果然看见母亲咬过的馒头上扎着一颗 牙齿。她一把夺过馒头,丢在垃圾篓,又拿起一个馒头递 给母亲说:"换个馒头吧,怪……"她想了想,把"脏的"两个 字咽到了肚子里。

母亲取下假牙,叹了口气说:"这是我最后一颗牙齿 了!"她转过头来看看宝宝的小牙,笑着对阿芳说,"比你长 牙早了一个多月。你长第一颗牙,是在你八个月的时候,第 一次掉牙是在七岁半的时候。你的第一颗乳牙我还留着, 就在我的梳妆盒里。"

母亲陶醉地回忆着,咧开嘴,露出了光光的牙床,阿芳 这才发现,母亲的牙已经全掉光了。她的心忽然痛了一

阿芳端起垃圾篓走进卫生间,她捡出母亲的牙齿,放 在水管上仔细地清洗,然后用毛巾擦拭干净,放进了首饰 盒。她知道,有那么一天,她会对儿子讲起他长出第一颗 牙的情形,她也会对他讲起她的母亲那最后一颗牙的故